



伪君子

原 著：【法】莫里哀
翻 译：李健吾
改 编：倪宗豪
绘 画：孙 愚



作者·作品介绍

莫里哀（1622- 1673）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。原名约翰·巴狄斯特·波克兰，出身在巴黎一个富裕资产阶级家庭，父亲是官庭室内装饰商。莫里哀从小喜爱戏剧。1643年，他宣布放弃继承权，与几个朋友组成“光耀”剧团在巴黎演戏。剧团因不善经营而债台高筑，莫里哀被控入狱，经父亲保释出狱。后来他加入一个巡回剧团，在外省流浪了十三年。在这期间，他了解了社会，熟悉了人民的生活和民间艺术。1651年，他做了剧团的负责人，并开始创作剧本，演出获得成功。1658年，莫里哀应召为国王路易十四献艺，得到了国王的赏识，他和剧团便留在巴黎。从此，莫里哀与王权靠近，成了宫廷诗人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。他的剧本揭露了僧侣的伪善，嘲笑了贵族的腐朽没落，也批评了资产阶级的虚荣和吝啬。1673年，他抱病主演自己创作的最后一个剧本《无病呻吟》时倒下，猝死。莫里哀为戏剧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。

《伪君子》于1664年首次上演。这是莫里哀的精心杰作，也

是他全部剧作中思想性战斗性最强、艺术性最高的一部作品。剧本通过对主人公达尔杜弗恶行的揭露，集中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。他本是外省一个贵族，耗尽家产来到巴黎，成了职业的宗教骗子。他以假虔诚的手段骗得巴黎富商奥尔贡的信任。剧本深刻之处在于它揭露了达尔杜弗假虔诚的罪恶用心。莫里哀从他好色这一点开刀，让他自己一层层地剥下外衣，露出原形。露出了他凶恶的真相：利用法律串通法院，要把奥尔贡一家赶出大门；到宫廷告发奥尔贡，亲自带人来拘捕奥尔贡。剧本深刻地指出了这种伪君子的危害性，揭发和批判了宗教的虚伪与反动。达尔杜弗这一人物典型的名字，在欧洲，已成为伪善者的同义语。女仆道丽娜的形象体现了下层人民的智慧和识别能力。剧本的结尾出人意外。国王明察秋毫，惩罚了恶徒。这不是剧情发展的自然结果，而是古典主义原则的要求。

《吝啬鬼》于1668年9月上演，是一部五幕散文体喜剧。它以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而闻名于世。剧本的题材是从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那里借用的，但是作家加入了新因素，使它具有现实意义。主人公阿尔巴贡是一个高利贷者和商人。他的吝啬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即使是子女和他自己的婚姻，也是以省钱作为出发点。为此，他决定把女儿嫁给一个老头子，要儿子娶一个寡妇为妻。自己却看中了儿子的意中人。阿尔巴贡强迫儿女服从他的意志，青年人的爱情眼看就要遭到厄运。后来，在钱箱与爱情之间的抉择时，他才不得不同意儿女的婚姻。阿尔巴贡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形象。他的吝啬、贪财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的资产者的特性。阿尔巴贡父子在经济和婚姻问题上发生的两重矛盾，已表明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只剩下了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。莫里哀成功地运用了喜剧夸张的手法，刻画了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，使其成为世界文学中著名的吝啬鬼形象之一。

内 容 提 要

宗教骗子达尔杜弗以伪装的虔诚骗得富商奥尔贡的信任，成为他家的上宾。奥尔贡背弃女儿原有婚约，欲招达尔杜弗为婿，还取消了儿子的继承权，把财产全部奉送给了骗子。他的做法遭到全家人反对，他们巧妙地揭露了达尔杜弗的真相，使奥尔贡翻然悔悟。骗子凶相毕露，企图陷害奥尔贡，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五幕诗体讽刺剧《伪君子》（或译《达尔杜弗》），是法国杰出的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优秀作品。创作上遵循“三一律”，作品塑造的达尔杜弗这个典型，成为公认的伪君子的代用词。同时，作品歌颂“绝对王权”的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。

改编中兼顾连环画特点，难免与戏剧效果有出入，希读者留意。



1. 初春的一天，巴黎城内的富商奥尔贡家发生了矛盾。奥尔贡去了乡下尚未回来，奥尔贡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大清早就气咻咻地闹着要离开这个家。对此，晚辈们感到十分不安。



2. 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好言挽留婆婆, 遭到了老太太的数落: “算啦, 这些礼貌我用不着, 反正你们对谁都不敬重, 人人扯着嗓子讲话, 就象个叫化子窝, 把人气走了才高兴。”



3. 女仆道丽娜是个心直口快的姑娘,她想劝劝老太太。刚一开口,就被白尔奈耳太太堵了回去:“你呀,一个陪伴小姐的女佣人,不作兴那么多嘴,那么没上没下。样样事你都要插嘴。”



4. 奥尔贡的儿子大密斯为道丽娜抱屈，同样遭到白尔奈耳太太的训斥：“你是个大傻瓜，我的孙子。不是我嫌你没出息，我对你父亲说过一百回了，你长大不会成材的，不会的。”站在哥哥身旁的玛丽雅娜忍俊不禁



5. 老太太把火气转泄到孙女头上：“我的上帝，你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看上去象个糖人儿，什么事也不懂。不过常言说得好，世上的水就数死水坏，你私下的行为，我恨得不得了。”



6. “不过，亲家太太……”艾耳密尔哥哥克萊昂特有些不耐烦了。老太太更不饶人：“至于您呀，舅老爷，我很看重您，爱您、尊敬您。可是恕我直言，假如我是奥尔贡，我会请求您别登我的门。”



7.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，大家只得送老太太出门。白尔奈耳临走还说：“我对这家人心已经冷了一半，要我再上门呀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”



8. 众人送走老太太回到屋里。克莱昂特嘀咕道：“老太太也真是！看样子她对这教士还真入迷！”道丽娜却说：“和主人奥尔贡相比——老太太就不算过份了。”她把近来家里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告诉了克莱昂特。



9.前不久，教堂里新来了个叫达尔杜弗的信士。他衣衫褴褛，鞋也没有，象个乞丐。可他专心致志祷告上天的举动却吸引了全教堂的人。人们纷纷议论着这位身份不明的信士。



10. 奥尔贡每次来教堂作祷告，达尔杜弗总是正好跪在他对面。他清楚地看到达尔杜弗激动地忏悔，卑躬屈节地亲吻着土地。当奥尔贡走出教堂时，达尔杜弗赶到前头，在门口郑重地向他献上圣水。



11. 奥尔贡为达尔杜弗的虔诚所感动，掏出钱施舍给他。达尔杜弗十分感激：“这太多啦，一半都嫌多。我不值得你这样可怜。”奥尔贡执意不肯收回，达尔杜弗就当着众人的面，把钱散给了穷人。



12. 奥尔贡从达尔杜弗的随从那儿了解到, 达尔杜弗过去是塞纳河下游的贵族。由于酷爱圣业, 太不留意俗事, 把财产丧失了才落到这般地步。奥尔贡听了肃然起敬, 毅然决定将他请到自己家里做良心导师。



13. 奥尔贡把达尔杜弗当作最高贵的宾客来款待。每次吃饭，总让达尔杜弗坐在上席，美味佳肴总要请达尔杜弗先尝。



14. 达尔杜弗做祷告时捉住一个跳蚤，因为太生气，把它弄死了。事后，他直怪自己不应该。奥尔贡觉得达尔杜弗是世界上最慈悲为怀的人，因而深深地敬佩达尔杜弗。



15. 随着达尔杜弗和奥尔贡的关系不断密切，他在奥尔贡家中变得恣意妄为，甚至连他的随从也这样。一天，达尔杜弗的随从将夹在《诸圣纪事》中的一条围巾撕了，说这是魔鬼的装饰品和圣书混在一起。



16. 不久之后，达尔杜弗又扔掉了玛丽雅娜的化妆品，并且不断地干涉家里人的私事。对此大家早已不满。可是奥尔贡和白尔奈耳太太非但毫不介意，而且报以更大的好感。家庭的不和因此而生。



17. 奥尔贡家客人来往频繁。达尔杜弗对奥尔贡说，有些人对艾耳密尔暗使眉眼，很不规矩，要他多加留意。奥尔贡十分感谢达尔杜弗的指教，把他看作唯一的知己。任何秘密都只对达尔杜弗一个人讲。



18. 奥尔贡甚至打算招达尔杜弗为婿。而玛丽雅娜是已经和她的意中人法赖尔定了婚约的。况且，大密斯也正热恋着法赖尔的妹妹。这件事非同儿戏，奥尔贡岂不是比老太太更糊涂吗？



19. 克莱昂特听了十分感慨：“内乱的时候，奥尔贡辅佐国王英勇有为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，在家里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家长。可如今……”正说着，奥尔贡一早从乡下回来了。



20. 奥尔贡问女仆：“家里人可好？”道丽娜告诉说，太太前天发烧，头痛得厉害。奥尔贡更关心达尔杜弗，道丽娜憋气地说：“他才好哪，又粗又胖，脸蛋子透亮，嘴红红的。”奥尔贡却叹道：“可怜的人！”



21. 道丽娜又说：“黄昏的时候，太太头痛得连晚饭也没吃。达尔杜弗却若无其事地坐在太太对面，独自虔虔诚诚吃了两只竹鸡，还有半条切碎的羊腿。”奥尔贡叹道：“可怜的人！”



22. 道丽娜还告诉奥尔贡，太太难过得一夜没合眼，大家忧虑地一直陪到天亮。奥尔贡问：“达尔杜弗呢？”“他吃过晚饭立刻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，安安逸逸一觉睡到天明。”“可怜的人！”奥尔贡还是那句话。



23. “太太难过得实在不行，叫人给她放了血才觉得好一些。”
“达尔杜弗呢？”“他照样精神抖擞，为了滋补他的灵魂，一大早就喝了满满四大杯葡萄酒。”奥尔贡听了，还觉得过意不去：“可怜的人！”



24. 克莱昂特来给奥尔贡问好，并告诉他近日来家里的纠纷，劝奥尔贡看重骨肉亲人的情感，不要为虚伪的信徒所惑。奥尔贡不听，反而指责克莱昂特有“自由思想”，要他多检点，免得惹出麻烦来。



25. 奥尔贡说：“自从结交了达尔杜弗，我已变成一个新人。我甚至可以看着兄弟、儿女、母亲和太太死去而全不动心。就象这个。”他用大拇指的指甲蹭过牙齿，发出轻微的响声，表示轻蔑。



26. 克莱昂特还想劝他，奥尔贡却要走了。克莱昂特追问为什么迟迟不给玛丽雅娜和法赖尔举行婚礼。奥尔贡吞吞吐吐，最后干脆承认了想把女儿嫁给达尔杜弗，并说这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办的。



27. 奥尔贡找来玛丽雅娜。他要单独和女儿密谈一件事，所以，仔细察看了四周是否有人偷听。然后，试探地对女儿说道：“玛丽雅娜，我一向认为你心地相当柔和，所以我也一直疼你。”玛丽雅娜对父亲的慈爱表示感谢。



28. “既然这样，就该不辜负我的疼爱，就该想着讨我的欢心才是。也就是说，父亲想的，就是女儿想的。你能够做到吗？”玛丽雅娜顺从地回答：“这是我应尽的孝道。”奥尔贡听了很高兴。



29. 道丽娜悄悄进屋，闪到奥尔贡背后。奥尔贡并没发觉：“那好，现在请你照我想的那样说。说你喜欢达尔杜弗，愿意做他的妻子。”玛丽雅娜十分惊讶：“不，爸爸！根本没这回事，我向您发誓。为什么要我说违心的话呢？”



30. “可是我要把它变为事实。”奥尔贡的语气十分认真和固执，“我想借你的亲事，让达尔杜弗成为我家里的人。”玛丽雅娜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，急得几乎要哭了。



31. 这时，道丽娜突然从奥尔贡的背后站了出来，咯咯笑道：“小姐，老爷在寻你开心哪！当真干什么。”奥尔贡吓了一跳：“你这个坏蛋，为什么偷听我们的话！”他气恼地说，“我可不是说着玩的。”



32. 道丽娜笑道：“不，老爷。没有人相信您的话。身为富翁的老爷怎么可能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一个叫化子呢？没有人相信这种蠢事，绝对不会。”



33. 奥尔贡指责道丽娜放肆：“人家是有凭有据的贵人，只因为品德高尚才穷极潦倒，评价一个人怎么能光凭财产呢？”道丽娜反驳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就不该口口声声卖弄他的门第、出身。单这一点就不高尚。”



34. 奥尔贡认为, 不管怎样, 达尔杜弗对上帝的虔诚, 就是最了不起的财富。他断定, 玛丽雅娜嫁给达尔杜弗, 会卿卿我我, 恩爱到老。就象两个乖孩子, 一对斑鸠, 就连小两口子拌嘴的事也永远不会遇到。



35. 道丽娜忍不住奚落道：“那样的话，老爷您放心。她会叫达尔杜弗当王八的。就算您女儿谨守妇道，也会挡不住他的王八命。”奥尔贡火了：“住口，不许你胡说八道。”



36. 道丽娜并不害怕，她换了平静的口吻对奥尔贡说：“老爷，我只是为了您好。人人都看得很清楚，象这样的伪君子，谁嫁给他，谁准定倒霉。当然，做父亲的总不会指望女儿倒霉的。”



37. 奥尔贡不把道丽娜放在眼里，只顾一个劲儿地劝说女儿。可每当他开口，还没把一句话说完，就被道丽娜的俏皮话打断。气得奥尔贡举起巴掌要打道丽娜。



38. 道丽娜机灵地躲到玛丽雅娜身后：“看看，信士也会发脾气打人？”奥尔贡无可奈何：“女儿，你跟前这个女人简直混帐透顶，有她在，非把我气死不可。回头再跟你谈。”说着，气得转身走了。



39. 奥尔贡一走，道丽娜就埋怨玛丽雅娜太窝囊，自己的事竟作不了主。玛丽雅娜申辩道：“父亲太专制，我从来没胆子顶嘴。”道丽娜愠怒地说：“那就只能这样了。不过依我看，你喜欢法赖尔，还不如喜欢达尔杜弗。”



40. 可怜的玛丽雅娜竟急得要哭了：“冤枉死人，我只有寻死才是办法了。”道丽娜又好气又好笑：“真没用。还不快找法赖尔想办法。”玛丽雅娜破涕为笑：“把我急昏了。道丽娜，求求你快去把他找来吧！”



41. 法赖尔从道丽娜口中得知事情的原委，急忙来见玛丽雅娜，问她怎么办。谁知玛丽雅娜噘着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法赖尔一生气，就说：“那你嫁给他好了。”玛丽雅娜万般委屈：“要是你高兴，我真会这样做的。”



42. 两个人尽说些气话，越谈越不对劲，法赖尔甚至要走了。幸亏道丽娜及时赶到：“你们两个十足的笨蛋，胡言乱语，就少个清醒的头脑。”道丽娜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两人互相诚笃，好自为之。余下的事她来想办法。



43. 道丽娜在门口遇见大密斯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依我看，小姐的这门亲事你父亲不过是口头上提了提。从说到做，恐怕还有一大段路呢。”



44. 大密斯打算直截了当找父亲交涉。道丽娜却认为还是让艾耳密尔太太出面为好：“她对达尔杜弗有作用。她一开口，不管说什么，他就笑脸相迎。他心里头或许对她很有意思。但愿真是这样才好！”正说着，达尔杜弗远远地来了。



45. 达尔杜弗故意装着没看见道丽娜，高声对随从说：“把我修行的棕毛衣和教鞭收好了。祷告上帝，神光永远照亮你的心地。有人来看我，就说我把募来的钱分给囚犯去了。”道丽娜暗暗笑道：“真能伪装，吹牛！”



46. “啊!” 达尔杜弗象是刚刚看到道丽娜。他从衣袋里掏出手绢递给她: “我的上帝。请求你在说话之前, 先用手绢盖上你的胸脯。我看不下去, 象这样的情形, 败坏人心, 引起有罪的思想。”



47. “原来您这样经不起诱惑，肉体对您起这么大的作用？”道丽娜目光炯炯有神，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您心里热烘烘地想着些什么。可是我呀，简直麻木不仁。我可以看你从头到脚光着，也不会动心。”



48. “你说话要有分寸。不然的话，我马上就走。”道丽娜见达尔杜弗气得脸都变了色，心里非常痛快，就缓了口气：“不不，该走的是我。太太让我转告你，她就要来这儿，希望您赏脸谈谈。”



49. “哎呀？欢迎之至。”达尔杜弗听说太太要见他，马上恢复了谦恭的态度。道丽娜暗自忖道：“我总觉得我的判断没错。”她见艾耳密尔远远走来，就退了下去。



50. “愿天主保佑您心身永远健康、並俯允最谦恭的信徒的愿望， 赐您福寿无疆。”达尔杜弗笑容可掬地迎向艾耳密尔，“我没有一次祈祷不是恳求上天恢复您的健康的，想必尊恙见好多了！”



51. “承蒙你如此发扬基督的仁爱精神，简直不知该怎么感谢。我的病好多了。”艾耳密尔请达尔杜弗坐下，“你过分为我操心了。”达尔杜弗谦虚地说：“为了您贵体的健康，无所谓过分，我做得还远远不够。”



52. 艾耳密尔告诉达尔杜弗，说她想单独跟他谈一件事。达尔杜弗喜出望外：“夫人，只有当我一个人和您在一起时，才感到心里好过。我求上天赐我这样一个机会，直到如今才遂我愿。”



53. 艾耳密尔希望达尔杜弗以真诚相见。达尔杜弗表示愿意把内心的一切暴露给她看，并且向艾耳密尔解释，他责备那些怀着不良动机来作客的人，并无怪罪艾耳密尔的意思，而只是热情所至，动机纯洁。



54. 艾耳密尔感谢达尔杜弗的关心：“我相信你是为了我好，才操这份心的。”艾耳密尔通情达理充满温柔的话使达尔杜弗飘飘然，他伸手捏住艾耳密尔的手指，使她痛得叫了起来。这时大密斯在一边偷听，他俩都没察觉。



55. 达尔杜弗赶紧陪不是：“请原谅，太太。因为我过于心热，并没有一点点要您难过的意思。”说着把手放到她的膝盖上，“啊！衣服的料子挺不错，怪柔软的。哦！这花边织得多精致。”边说边摸她的肩巾。



56. 艾耳密尔不自在地往后挪开身子：“的确不错。不过我们还是谈正经的吧。据说我丈夫打算毁约，把女儿改嫁给你，真有这回事吗？”达尔杜弗承认有这件事：“不过，这是奥尔贡的主意。实话说，这并不是我朝思暮想的幸福。”



57. 达尔杜弗委婉地告诉艾耳密尔，能使他心满意足的美妙难言的人间极乐，还在别的地方。艾耳密尔道：“那是因为你贪恋红尘，一心一意礼拜上天，女色全与你无关的缘故。”



58. “不。”达尔杜弗说道，“上天制造了完美的作品，并没有叫我们不爱人间的美丽。可是上天最珍贵的奇迹，却显示在您一个人身上。因此，每当我看到您，就不能不感到热烈的爱。”说到这儿，他仔细观察艾耳密尔的反应。



59. 见艾耳密尔耐心听着，他又说道：“起初，我怕这种私欲是魔鬼的奇袭。可是最后我明白，这种痴情并不妨碍道行，只要安排妥帖，就能随心所欲，成其好事。当然，这样做有些冒昧，但上帝会成全虔诚的爱，只要太太您……”



60. “你这番话非常多情。”艾耳密尔道，“不过说实话，有一点出人意外。我以为你应该刚强自持，稍加检点才是。象你这样一位信士，人人说是……”



61. “哎呀！信士也是人。如果说我的动机有失检点，也只该怪您貌美迷人。况且，跟我在一起，您的名声决无妨碍。象我这样谈爱小心谨慎、永远严守秘密的人，女方大可放心。我们会得到欢愉又不惹事生非。”



62. 艾耳密尔戏谑地说：“难道你就不怕我一时兴起，把这番热烈的情话告诉我丈夫？难道你就不怕他改变对你的友谊？”达尔杜弗掂出了话中的份量，说道：“我了解太太的仁慈，您会宽恕我的孟浪行为。总之一切为太太您好。”



63. 艾耳密尔答应不把达尔杜弗说的话张扬出去。但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要他老老实实促成法赖尔和玛丽雅娜的亲事，决不从中作梗，也决不利用不正当的势力，破坏他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达尔杜弗答应了。



64. 大密斯在暗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丑剧。他满脸怒容地走了出来：“上天有眼，给我指出一条对这个虚伪狂妄的骗子实行报复的道路。母亲，我要掰开父亲的眼睛，让他看清这个与您谈情说爱的恶棍的阴暗灵魂。”



65. 艾耳密尔劝大密斯不要这样做：“做女人的遇到这一类混帐事，也就一笑而已。没有必要吵扰到丈夫那儿去。只要他学好，努力报答宽恕他的恩意也就成了。”大密斯怒火中烧，哪里肯放。凑巧奥尔贡过来，达尔杜弗趁机溜走。



66. “爸爸，刚才出了一件新鲜事，您听了也一定开心。”大密斯把刚才见到的一切告诉了奥尔贡。说母亲心地善良，过于拘谨，才不愿张扬出来。儿子要是隐瞒这事，就是对父亲的不敬。艾耳密尔证实这事是真的。



67. 奥尔贡听完，额头的青筋都暴了起来。他立即差人把达尔杜弗叫来对质：“天呀！我刚才听到的话是真的吗？”没料达尔杜弗以退为进：“是的，道友。我是一个坏人，一个罪人，一个可恨的败类，自古以来最大的无赖。”



68. 一面是可怜顺从的达尔杜弗；一面是满脸怒气的儿子。奥尔贡沉思片刻后，竟然怒斥大密斯：“啊！不孝的忤逆，你竟敢造谣生事，污损先生的清德！”大密斯想申辩，奥尔贡命令他住口。



69. “啊！”让他说吧。”达尔杜弗冷笑着说：“道友，难道你相信我的外表？你这是受了现象的欺骗。事实上，我比人们想象的要坏得多。人人把我看成品德高尚的人，然而实情却是：我分文不值。”



70. 达尔杜弗转身向大密斯深深鞠躬：“我亲爱的孩子，把我当作背信的东西、无耻的东西、恶人、强盗、凶手看待吧，我决不反驳，而且正该如此。我愿意跪下来拜领奇耻大辱，因为我平生作恶多端，丢人是应当的。”



71. 奥尔贡赶紧扶起达尔杜弗，接着就要接大密斯，但被达尔杜弗拦住。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不要动怒。我宁可忍受最可怕的痛苦，也不愿因为我的缘故而让他的皮肤拉破一点小口子。请求您，需要的话，我跪下来求您饶他。”



72. 奥尔贡对儿子气得咬牙切齿：“我明白你为什么攻击他。你们厚颜无耻，用尽办法要把这位虔诚的先生从我家里赶走。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死命留他。为了打击我一家人的气焰，今晚就把女儿嫁给他。”



73. 奥尔贡命令儿子向达尔杜弗下跪请罪，大密斯哪里肯依，破口大骂达尔杜弗。奥尔贡操起棍子硬是把大密斯赶出家门：“死鬼！永远不许回来，我取消你的继承权，咒你不得好死。”



74. 赶走了大密斯，奥尔贡余怒未消：“竟敢这样得罪一位圣人，我真后悔没有打死他。”达尔杜弗却说：“道友，请不必生气。是我给府上带来了纠纷，所以我还是离开府上为好。”奥尔贡执意不答应：“你一定要走，我就活不成了。”



75. “非这样不可，我就再煎熬下去吧。不过名誉经不起糟蹋，我今后该避开嫂夫人不见。”奥尔贡道：“不，我偏要让你和她常在一起，活活气死他们。我已经决定把我的财产全部赠送给你，让你做我的女婿。”



76. 达尔杜弗表示愿意听从上帝的一切安排。他们当即就去办理了财产继承手续。这件事轰动了全城，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达尔杜弗和奥尔贡一家。克萊昂特得知这件事，立即来找达尔杜弗。



77. 克莱昂特指出，奥尔贡把儿子赶出门，万一把达尔杜弗的丑事张扬出去，对他不利。达尔杜弗承认他也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克莱昂特责问凭什么占有奥尔贡的财产，达尔杜弗说，他怕这份财产落到歹人手中才这样做的。



78. 道丽娜挽着面容憔悴的玛丽雅娜找到克莱昂特，告诉他奥尔贡已决定晚上就要给小姐和达尔杜弗举行婚礼，小姐急得要寻死了，请克莱昂特赶快想想对付的办法。正说着，奥尔贡神采飞扬地走进屋来。



79. 玛丽雅娜跪在父亲面前，苦苦哀求父亲不要把她嫁给达尔杜弗，说与其这样，宁可进修道院。奥尔贡却得意地说：“一样是吃苦修行，你就应了这门亲事，别再跟我罗嗦了。”



80. 克莱昂特想劝说，奥尔贡说道：“舅爷，你的劝告是世上最中肯的。理由充分，我极重视。不过我不采纳，你就免了吧。”艾耳密尔进屋来，直为丈夫的糊涂叹息。奥尔贡却说：“你骗不了我，真是那样的话，你不会这样平静。”



81. 艾耳密尔见丈夫谬见太深，已经难于自拔，就问奥尔贡，如果让他亲眼看见那桩丑事，他将怎样回答？奥尔贡自信地说：“如果你有这个本事，我倒愿意领教。不过有个条件，就是不许捉弄我的朋友。”



82. 道丽娜担心诡诈的达尔杜弗未必会轻易地露出本相。艾耳密尔却很有把握：“越是高明的骗子越容易骗自己上当。”她吩咐克萊昂特和玛丽雅娜回避，叫道丽娜去请达尔杜弗，然后，令丈夫藏到桌子底下。



83. 趁达尔杜弗尚未到来之际，艾耳密尔隔着桌子吩咐奥尔贡：“我只是为了你，才不得已掀起他恬不知耻的欲火。你仔细听好，一旦明白过来，事情就中止。爱不爱惜你女人，要不要做到那一步，全由你自己决定。”



84. 达尔杜弗来了。艾耳密尔告诉他有秘密的话要说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请他关好门，再看看是否有人偷听，免得再象前次那样。她告诉达尔杜弗，丈夫已经要求她和他在一起，相信不会再惹出麻烦来，所以决定接受他的情意。



85. 达尔杜弗笑道：“夫人，我不大了解您这番话的意思。先前您可不是这样的。”艾耳密尔解释说：“先生也真太不在行，哪个女人爱上了男人，都不会直截了当地接受男人的追求。她明明是半推半就，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”



86. 为了使达尔杜弗相信, 艾耳密尔列举自己耐心倾听达尔杜弗的求爱; 阻止儿子把偷听的事告诉丈夫; 劝阻达尔杜弗与女儿的婚事, 来证明她对达尔杜弗是有好感的, 真心诚意的。



87. “不过还是让我斗胆怀疑一下吧。”达尔杜弗转动着眼珠，“假如作为一种权宜之计，要我取消即将成为定局的婚事，我是不干的。除非您有一点实惠给我，兑现您口头的允诺，以使我对您的真情在心里树起经久不渝的信念。”



88. 艾耳密尔用咳嗽提醒桌下的奥尔贡：“人家好不容易才把心里最多情的话掏出来，你还嫌不够？难道定要我作出全部牺牲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？你也太不怜惜你所爱的女人了。”



89. “人越觉得自己不配，越不敢轻信幸福的到手。命运太辉煌了，人反而容易起疑心。要人相信，先得现享现受。我怀疑我的唐突不会有好结果，除非您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来满足我的爱情。”达尔杜弗说着逼近艾耳密尔。



90. 艾耳密尔有点害怕，但还是镇定地说：“你这样做不怕得罪上帝吗？”达尔杜弗嘿嘿笑道：“如果上帝和我的爱情作对，就去掉这个上帝。这对我来说，并不费事。”艾耳密尔不无讽刺地说：“可是人家一来就拿上帝来吓唬我们。”



91. 达尔杜弗故作神秘地凑近艾耳密尔的耳朵：“不错，上天禁止某些享受，可是对我并不起作用。我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放松束缚我们良心的绳索。夫人，我会教您这些秘诀的。您大可取消那种可笑的畏惧……”



92. 艾耳密尔一个劲儿咳嗽，可桌下的奥尔贡却象死了一般，毫无反应。达尔杜弗步步紧逼，艾耳密尔急得叩桌子：“看来非横下心来顺从你不可了。不这样做，就不可能叫人家心满意足。”艾耳密尔强调“人家”二字向奥尔贡发出警告。



93. 欲火吞没了达尔杜弗起码的理智。他丝毫没觉察到艾耳密尔话中的双关含义，意欲动手。艾耳密尔要求达尔杜弗出去看看丈夫在不在外面。达尔杜弗得意地笑道：“他已经被我牵着鼻子走了。不必把他放在眼里。”



94. 艾耳密尔执意要达尔杜弗出去看看才答应他。达尔杜弗只得照办。他一走，奥尔贡就从桌子下面爬了出来：“真没想到，简直把我气死了。”艾耳密尔嘲笑丈夫：“这么快就相信了？你还是回到桌子下面去，看完了再相信也不迟。”



95. 奥尔贡气得几乎要吼出声来，艾耳密尔赶紧捂住他的嘴。她听到达尔杜弗的脚步声，便用身体挡住奥尔贡。达尔杜弗得意忘形地跨进门来：“夫人，上帝成全我们。我里外都看了，没有一个人，你就……”说着便要拥抱艾耳密尔。



96. “慢来!” 奥尔贡突然出现, “好哇! 品德高尚的人, 你骗苦了我。不过你的功夫并不到家, 只差那么一点儿。我在桌下只等你改变腔调。假如你稍有一点理智, 也许你就能骗我一辈子。可是现在, 证据已经够充分了!”



97. 达尔杜弗被奥尔贡的突然出现惊呆了。不过他马上恢复了镇静：“道友，请听我说。我的本意……” 奥尔贡打断了他的话，怒吼着命令他立即滚出去。达尔杜弗见事已败露，立刻露出了凶恶的面孔。



98. “道友，话要说清楚。应该离开的是你，房子是我的，回头就叫你知道。”达尔杜弗眼里露出凶光，“你们想用这些下流的勾当来捉弄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马上可以叫那些夸口撵走我的人懊悔不及。”达尔杜弗悻悻地走出门去。



99. 达尔杜弗一走，奥尔贡果真傻了眼。他告诉艾耳密尔，他不但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赠送给了达尔杜弗，而且，那只关系到全家性命的匣子，达尔杜弗也知道。于是夫妻俩赶紧去找匣子，可是已经不见了。



100. 奥尔贡家里乱成了一团。要不是克莱昂特拉住，奥尔贡险些走到阳台外面去了。奥尔贡告诉克莱昂特，那只匣子里装着他的朋友——一个已故的政治犯的秘密文件。万一落到官方手里，全家人都得坐牢。



101. 克莱昂特问奥尔贡，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秘密都告诉达尔杜弗。奥尔贡后悔地说，当初只是感到良心不安，祈求上帝的佑护，谁知遇上这样一个险诈的骗子。克莱昂特沉思着说：“既然这样，刚才跟他闹翻确是下策了。”



102. 克莱昂特分析，照达尔杜弗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完全有可能把匣子送到政府那里去。现在要紧的是商量对策。后悔、咒骂、担忧，全都无济于事。他责备奥尔贡缺乏冷静思考，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。



103. 大密斯闻讯赶回家来。奥尔贡为自己错怪儿子而十分惭愧。大密斯扬言要去杀死达尔杜弗，认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保住家庭的安宁。克莱昂特劝外甥不能这样做，不然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复杂。



104. 白尔奈耳太太听说家里出了事，也赶来了。奥尔贡告诉母亲，达尔杜弗是个骗子，他企图勾引艾耳密尔，现在反倒打一耙，要断送这一家人的性命。白尔奈耳太太却说：“我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。先生是世上最慈善的人。”



105. 奥尔贡申辩，这是他亲眼看到的。白尔奈耳太太教训儿子说：“品德高尚的人总有人妒忌。犯了疑心病，眼睛也不顶用。”她要儿子多检点自己才是。奥尔贡叫苦不迭：“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他……您定要我说出蠢话来不成！”



106. 不管奥尔贡怎么说，老太太仍然不信。道丽娜看着又好气又好笑：“现世现报，人间的事就是这样。”克莱昂特提醒大家，不要再因无谓的争执浪费时间了：“恶棍的恐吓千万大意不得，现在应该作好打官司的准备。”



107. 这儿还没商量出个办法，那边已经有人敲门进来了，说是为达尔杜弗的利益而来的。奥尔贡猜测是达尔杜弗派来讲和的。克萊昂特叮嘱道：“千万不要动怒。他谈到调解，就该听他讲下去才是。”



108. 来人名叫雷信义，谈吐十分客气。他声称曾为奥尔贡的父亲当过差，现在是皇家法院的执达吏。此行是奉命送来法院的判决书的。奥尔贡听到判决书，象是挨了当头一棒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

109. “先生不必激动。”雷信义依然客气地解释说，“这不过是一份通知。命令您和家属离开此地，腾清房屋，不得逾期，照文行事就可以了。”可是，这……房子……是……我的呀！”奥尔贡急得连话都说不清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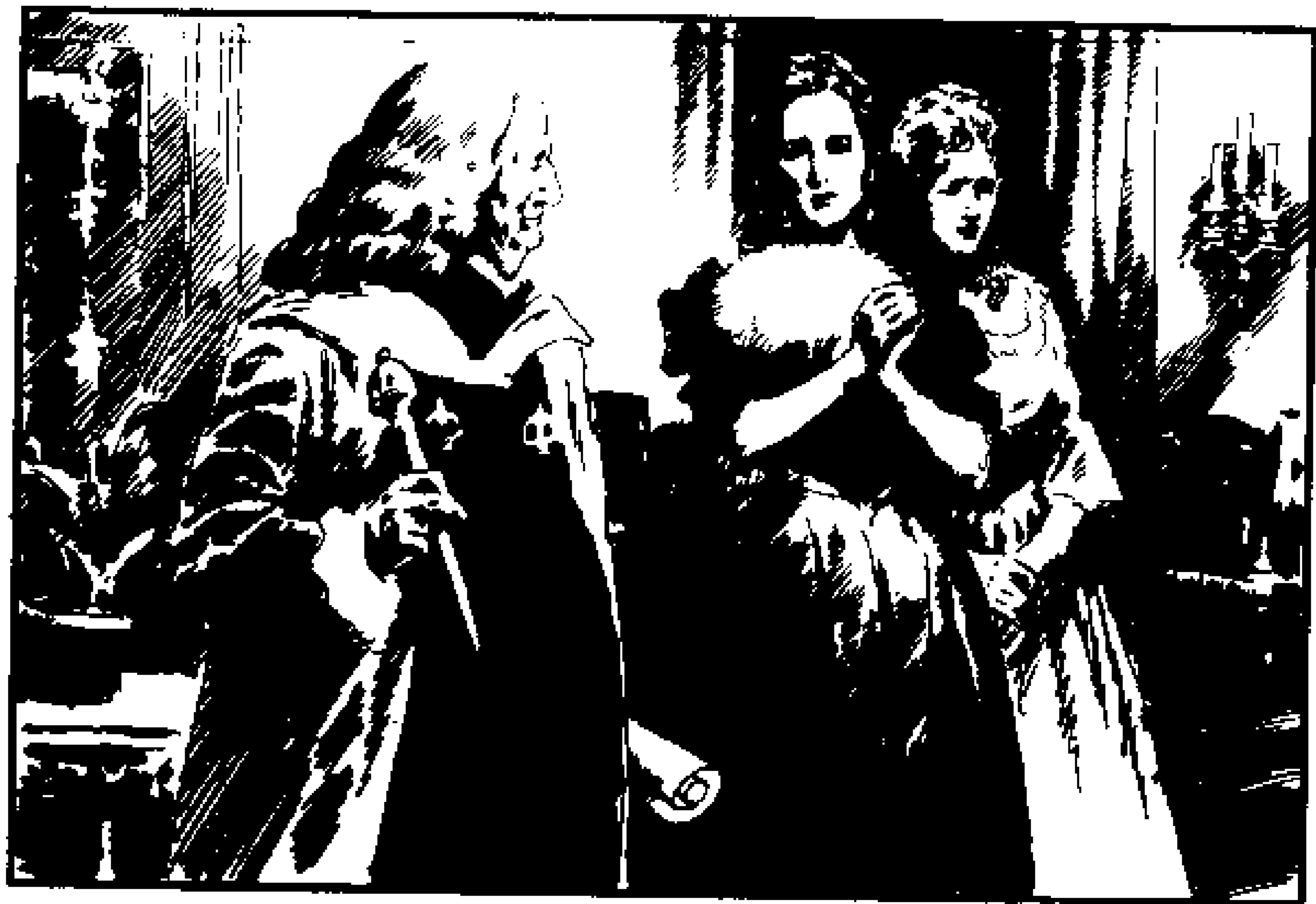
110. “没错，先生。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。不过，现在不同了。它已经属于善良的达尔杜弗先生所有。契约完全合法，没有丝毫可疑的地方。”雷信义掏出契约在奥尔贡面前晃了晃，“这一点，你也完全清楚。”



111. 大密斯气得要揍雷信义，雷信义并不害怕：“年轻人请注意涵养。你父亲又讲理，又和气，你该向他学习才是。千万不要让我把你的名字写到我的报告中去，那样的话可就遗憾啦。”



112. 道丽娜在一旁插嘴：“这位雷信义先生看来很不守信义。”雷信义干脆就当没听到：“我对所有品德高尚的人天生具有极大的好感。我之所以秉承上命送达公文，不过是希望为先生效劳而已。换一个人未必有我这样客气。”



113. 雷信义瞟了一眼艾耳密尔太太，想了想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延缓到明天早上执行判决书，让你们舒舒服服再睡上一夜，明天搬起家来就更有劲。当然，如果您提出请求，我们还可以派人帮助您，我带来的全是有方气的人。”



114. 奥尔贡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我真想照准这张狗脸狠狠给他一拳。”大密斯也抡起了拳头。克莱昂特怕事情闹大，给雷信义让出一条路，叫他留下公文趁早离开。雷信义见势不妙，拔脚就溜：“再会。愿上帝保佑你们全家快乐！”



115. 白尔奈耳太太被眼前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。道丽娜却笑着对她说：“千万不可错怪达尔杜弗，他可是真正为了您好。人心败坏往往是有家有业的缘故，所以才慈悲心肠，把败坏您道行的东西统统拿走。”奥尔贡有苦难言。



116. 克萊昂特要大家想想对付的办法。艾耳密尔建议把达尔杜弗忘恩负义，伤天害理的丑行公开，这样能使契约失效，达尔杜弗就会失败。奥尔贡觉得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搞得不好，财产名誉皆丧，还给人耻笑。



117. 这时，法赖尔急急忙忙来报信，一小时前达尔杜弗已经到国王那里控告奥尔贡私通政治犯。逮捕的命令已经发出，奥尔贡只有潜逃才有活路了。他已经备好马车等在门口，请奥尔贡立即上车。



118. 危难之中见真诚。奥尔贡非常感激法赖尔，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说客气话了。法赖尔迅速搀着奥尔贡登上马车，一家人拥到门口，惶惶告别。可是没等马车启动，达尔杜弗已经带人来到门前。



119. “慢走，先生。别跑得这么快！您该去的地方离这儿并不远，我奉圣旨逮捕你来了。”达尔杜弗狞笑着拦住马头。奥尔贡气得痛骂：“坏蛋，无赖！你算是害人害到家了。断子绝孙的事，叫你一个人做尽做绝。”



120. “你骂你的，反正我不生气就是了。为了上天，我会容忍一切。”大密斯吼道：“无耻的东西，开玩笑居然开到上天头上！”达尔杜弗也不在意：“你们就是怒火冲天，我也无动于衷。我一心想着的，只是尽我的责任。”



121. 玛丽雅娜瞪眼看着达尔杜弗这张无赖的面孔，十分憎恶：“你干这种事非常相宜，还能捞到很大的名声。”达尔杜弗得意忘形：“圣上差我前来公干，不会不体面的。”



122. 奥尔贡谴责道：“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当初穷途潦倒，是我行好救了你，难道你就连一点人气味都不打算有？”达尔杜弗笑道：“我当然清楚从你身上得过些什么帮助。不过，我首要的职责是维护圣上的利益，这是至高无上的。”



123. 克莱昂特责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勾引罪人的妻子？为什么要做罪人的女婿？为什么要骗取罪人的财产？为什么要到别人把你赶走的时候才告发？为什么……”站在一旁的侍卫官一直缄口不言，冷冷地看着他们争吵。



124. 达尔杜弗被克莱昂特驳得哑口无言，老羞成怒，转身对侍卫官说：“先生，别让他们乱喊叫了，请你执行圣旨吧。”侍卫官毫无表情地说：“的确耽误太久了，你亲自邀我，正是时候。我要逮捕的正是先生，达尔杜弗！”



125, “什么?”达尔杜弗猛吃一惊,“哈哈,先生太幽默了。和您一起执行公务使人感到轻松愉快,富有戏剧性。”“那么就请你到监狱去继续表演吧!这出戏该收场了,你的骗局只能到这里为止。”侍卫官的眼睛射出正义的光芒。



126. 达尔杜弗还想狡辩，随从们已将他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。侍卫官向众人宣布，达尔杜弗是政府正在查缉的诈骗犯。让他到这儿来再予以逮捕，是圣上为了让骗子的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用他的行为来教育大家。



127. 奥尔贡与达尔杜弗订立的契约，圣上以最高权力宣布无效。至于奥尔贡受政治犯牵连，私下触犯国法的事，圣上念他昔日拥戴圣驾、勤劳王事、忠心保国的功劳，决定予以宽恕。



128. 奥尔贡一家感激涕零，奥尔贡更是如梦方醒。这一天中发生的事，给他的教育太深了。他要亲自去叩见皇上，感谢再造之恩；他要成全法赖尔和玛丽雅娜的美满姻缘……